

哲学史

第18章：中期和新柏拉图主义

作者：惠顿学院的亚瑟·霍姆斯博士

今天下午，我想谈谈中期柏拉图主义，并初步探讨一下新柏拉图主义。我们的文集里完全没有收录中期柏拉图主义，斯图姆夫也没有讨论过它。但我还是想把它介绍给大家，因为正如我们几天后会看到的，它对于理解基督教思想的发展、神学立场和争论的演变，以及基督教与后来的新柏拉图主义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

你可以把中期柏拉图主义理解为公元前两个世纪的代表。也可以把它看作是柏拉图主义与当时另外两种思想流派的融合。其中一种是斯多葛主义，尤其强调逻各斯（logos），这里的逻各斯指的是支配自然界的神圣法则。

还有新毕达哥拉斯主义，尤其是它的流溢概念。我们想看看这是什么，以及它们是如何联系起来的。好，我们就从这里开始。

在那个历史时期，各种形式的二元论倾向十分强烈。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对柏拉图图的二元论解读，在这种解读中，物质被认为是某种原始的、未被创造的混沌，形式由此而来。这种对柏拉图图的二元论解读，对恶的问题有着深远的影响。

当时各种诺斯替主义中存在一种更为明确的二元论。这些诺斯替主义明确地将物质视为邪恶，或者至少是邪恶的根源，而将心灵或理性视为善。

在我上次提到的那篇关于神圣逻各斯和造物之善的预留文章中，也提到了一些关于二元论及其反驳的评论。但除了柏拉图主义和诺斯替主义之外，斯多葛主义当然也包含一种我们称之为“双重面向理论”的东西，这种理论可以追溯到赫拉克利特时期。斯多葛学派将自然视为一个变化的过程，其中一些人，比如赫拉克利特，将基本物质比作炽热的蒸汽。

但另一方面，当然是逻各斯，即事物的秩序性和规律性。因此，也出现了各种二元论倾向。

如今，中间柏拉图主义对柏拉图主义未来发展的决定性贡献在于，它推动柏拉图主义从二元论走向一元论。它并非强调两个终极实在，或实在的两个不可调和的方面，而是强调一个包容一切的实在，多样性由此而生，最终又回归于此。这就是从二元论到一元论的转变。

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他们通过新毕达哥拉斯主义对流溢的强调来实现这一点。而新毕达哥拉斯主义本身又融合了柏拉图主义和斯多葛主义的成分。在某些作

家的作品中，某些新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和中期柏拉图主义者之间几乎没有区别。

事实上，我想到一位名叫阿尔比努斯的人，一些作家称他为新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另一些作家则称他为中柏拉图主义者。相似之处确实存在。但毕达哥拉斯学派所做的，是构想了一个存在等级体系，其中存在和完美程度各不相同，从上帝一直延伸到另一个极端——非存在。

一个层级分明、包含各种中介存在的体系。事实上，甚至在人界和神界之间，也存在着中介存在。各种力量，其完美程度和缺陷程度也各不相同。

这种等级观念实际上成为了支配中世纪的思维模式。这就是等级观念的由来。它体现在教会和社会结构中，也体现在哲学、文学等等各个领域。

这种观念一直延续至今，并渗透到一些基督教思想中。它是一种不存在任何空缺的存在等级体系。因此，我们谈到了丰盈原则。

层级已满，没有空房出租。

任何存在的事物都涵盖了存在的每一个层面。这种观点由来已久。或许你以后有兴趣读读A. O. 洛夫乔伊的书。

这是一本比较老的书，大概有六七十年历史了。A. O. 洛夫乔伊写了一本书，叫做《存在的大链》。《存在的大链》。

尤其是那些研究历史和文学，想要了解这一在西方思想中扮演如此重要角色的概念的起源的人，或许应该花些时间读一读这本书：A. O. 洛夫乔伊的《存在的大链》。这种事物等级制度的安排，是为了使它们能够维护上帝的超越性。

也就是说，上帝是超越的，因为他在本质上远远超越了地球和地球上的生物，包括人类。但与此同时，这也维系了这种超越性；它使上帝的临在性得以体现。

你知道，如何平衡这两者正是希腊思想中提出的问题之一。柏拉图的上帝是如此超然，与尘世众生完全脱节。亚里士多德的上帝超越宇宙的边界，就动力因果关系而言，他无法对尘世众生做任何事。

但他们试图凭借从斯多葛学派继承而来的逻各斯教义来维护这种紧迫性。请记住这个教义。对斯多葛学派而言，逻各斯就是神圣理性。

或许它并非人格化的，而是某种理性的、永恒不变的原则，它包容并渗透万物。因此，逻各斯的种子（logos spermatikoi）便存在。

每件事物中都蕴藏着标志的种子。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你会发现这些标志的种子无处不在，贯穿始终。

正是凭借逻各斯，神性才临在于一切自然事物和一切尘世进程之中。这种临在于，这些逻各斯精髓（logoi spermatikoi）等同于内在的理念（innerent forms）。你或许以为我会说的是亚里士多德的传统，但现在我要说的是后来的柏拉图传统，因为《蒂迈欧篇》中对此有所暗示。

你看到的是将物质事物带入容器的各种形式。因此，正是由于这些形式成为神圣逻各斯的种子（logoi spermatikoi），你才拥有了内在性和超越性。由此可见，邪恶现在可以被视为依赖于整个存在层级中的一个阶段。

也就是说，在这里，狗根本不具备人类应有的完美程度。人类拥有与高等生物相称的完美程度。但同样地，在人类之中，也有些人并没有按照这种逻各斯（logos）生活。

根据斯多葛伦理，我们应当活着。用柏拉图的话来说，那些不这样做的人，就无法符合他们人类存在的既定形式。他们无法实现自身内在潜能的真正价值。

因此，恶是一种匮乏，一种善的匮乏。它是对预期之善、对实现形式的匮乏。所以你可以看出，这涉及到打破二元论，走向一元论。

你所表达的实际上可能听起来像是泛神论。因为如果逻各斯是神圣的，也就是说，如果逻各斯是神圣存在的最高显现，如果逻各斯是神圣的且遍及万物，那么至少听起来像是神性存在于万物之中，而由于物质没有独立存在，神性就成为一切。这是一种泛神论。

后来又成了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受到斯多葛学派的影响，中期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都带有相当浓厚的泛神论色彩。当基督教吸收了中期柏拉图主义（许多基督徒都是如此）之后，他们发现自己必须对上帝和受造物做出区分，而这些区分并非这种流溢论本身所固有的。

最终确立的区别在于，与其说是流溢，不如说是无中生有。那么，什么是流溢呢？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流出，存在的流出。

你看，这里常用的比喻是喷泉涌出的水，太阳发出的光芒等等。所以，如果自然界是神圣存在的流溢，那么它本身就是神圣存在的本质。自然源于神圣存在，而非虚无。

因此，如今在地平线上开始显现的，并且至今仍在地平线上的，是对二元论的区分，包括诺斯替主义中的二元论、新柏拉图主义中的泛神论以及基督教思想

中的有神论。二元论认为事物是由永恒的物质（ex materia）构成的。泛神论则认为事物是由上帝的本质（ex deo）构成的。

还有一种是无中生有的创造论，即神论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凭空产生的。由此产生了三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实际上，基督教思想最初五六个世纪的历史，就是一部试图清晰阐明这些区别的历史。

现在，关于中期柏拉图主义，还有一两点需要补充。我刚才说，它使他们能够肯定上帝的超越性和内在性。也就是说，上帝凭借逻各斯，成为万物之中内在的、塑造万物的原则。

但同样地，请注意，如果形式是逻各斯的种子，而逻各斯是上帝流溢的理性，那么形式的最终地位就是上帝心中的理性。明白了吗？它们是上帝心中永恒的理念。这一点在《蒂迈欧篇》中有所暗示。

造物主，你还记得吗？他心中怀揣着理念，希望万物尽善尽美。而在中期柏拉图主义中，理念在上帝的心中化为观念，因此上帝不仅是形式因，也是自然存在的目的因，更是动力因，因为自然正是通过逻各斯（logoi spermaticoi）的运作而产生、成形。如此一来，逻各斯便具有神圣性。

所以，你们有上帝，有作为最高显现的逻各斯，被称为——让我找找确切的措辞——一位被称为原始神（Proto-Theos）的神，即第一位神，还有被称为第二神（Deuteros -Theos）的逻各斯。因此，在这些异教的中古柏拉图主义者中，神圣的神性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存在。明白了吗？事实上，他们当中有一两个人将世界灵魂添加到神圣的逻各斯中，从而产生了原始神（Proto-Theos）、第二神（Deuteros -Theos）和第三位神。

这是基督教之前，纯粹在异教背景下对神圣三位一体的一种理解。明白吗？正是这种表述为早期教会构建三位一体教义提供了一个概念工具。我们稍后会详细讨论这一点。

哦，应该说，中柏拉图主义传播背后的动机完全是异教的。事实上，公元3世纪的罗马皇帝查士丁尼试图推广中柏拉图主义，以挽救异教信仰，因为它为异教神祇作为其他中介存在留出了空间。你看，除了上帝、原始神、逻各斯之外，还有各种各样凌驾于人类之上的中介存在。

这些是异教神祇。因此，异教信仰完全可以成为一种通俗化的寓言方式，用来谈论这些中间神灵。事实上，并非只有异教徒才这样认为。

下周我们将阅读关于亚历山大的斐洛，这位犹太哲学家常被认为是柏拉图主义者。是的，他是中期柏拉图主义者。而且，他也正是以中期柏拉图主义的术语来理解逻各斯（逻各斯），即世界灵魂。

所以它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个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我读研究生时有一位教授，他曾在这次研讨会上说过（我记不清当时的语境了，我记得他好像是在谈论伦理学以及客观道德价值观的必要性），正是这一点迫使他得出结论：存在某种人格化的神。

有人问他，是什么样的人格神？他回答说，嗯，某种三位一体的存在。班上总有一两个自作聪明、爱挑刺的研究生，就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的回答是，古代人已经讨论过神性中“一”与“多”的问题了，我们没必要再重复一遍。出处？正是这场辩论。

如果你想弥合柏拉图的客观善价值（人格化为上帝）与这个时空世界之间的鸿沟，你打算怎么做？中期柏拉图主义者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拥有次要的（deuteros）。神性（theos）强调自然界中的善。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早期教会在关于三位一体的辩论中也采纳了这一观点。不是吗？因此，某种三位一体论的哲学基础在基督教关于三位一体的辩论之前就已经出现，这非常有趣。

神圣逻各斯的文章中看到更多这方面的内容，那篇文章目前暂不发表。现在，我们想看到的是，正是这种发展促成了三世纪新柏拉图主义的兴起。这其中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我们会等讲完新柏拉图主义之后再继续探讨这个故事，因为其中一位人物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常被认为是新柏拉图主义起源人物的有阿摩尼乌斯·萨卡斯、波菲利和普罗提诺。无论如何，普罗提诺的名字最为重要，因为他撰写了一系列被称为《九章集》（Enneads）的论著，实际上，按照现存的版本，它由六组共九篇论文组成，称为“九篇”（Nines）。

九柱神，又称九柱神。六部九柱神。据称记录了波菲利的教义，但通常认为这主要是他自己的观点。

但波菲利的教义源于阿摩尼乌斯·萨卡斯，他于公元二世纪在亚历山大城，是一位中柏拉图主义者，同时也是亚历山大基督教教理学校的成员。你或许从其他方面了解到，在二、三世纪，亚历山大城曾有一所基督教学院，致力于教育信徒以及其他前来求学的异教徒。其教育内容主要是神学。

哲学教学。教学 在其他方面。亚历山大在古代是重要的学术中心之一。

早期教父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热忱倡导当时他们所认为的古典传统中的博雅教育。而这所学校正是实践这种教育的地方。阿摩尼乌斯·萨卡斯也是其中的一员。

一些二手文献记载相互矛盾，但似乎阿摩尼乌斯·萨卡斯曾是奥利金的学生，或许与奥利金是同一时期的学生，也可能曾是该校的教师。无论如何，他一度是一位基督徒。

阿摩尼乌斯·萨卡斯后来离开亚历山大，放弃了基督教信仰，继续他的教义，最终发展成为波菲利和普罗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柏拉图主义是中期柏拉图主义的延续，它经过亚历山大学派的熏陶，并在这一过程中被基督教化。如果你愿意，新柏拉图主义可以被视为基督教异端。

这背离了基督教。但在某些方面，它又回归了前基督教时期的柏拉图主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好的。

新柏拉图主义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的起源。它的起源本身就非常引人入胜。等我们探讨完新柏拉图主义之后，再来谈谈亚历山大学派。

但新柏拉图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为11至12世纪之前的中世纪思想提供了主导地位。宗教改革之后，它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19世纪的欧洲，它又经历了一次复兴。

好的。柏拉图主义的历史一直延续到20世纪，影响极其深远。

当你在后世读到柏拉图主义时，有时指的是柏拉图本人，有时指的是新柏拉图主义。好的。你必须结合上下文才能确定它指的是哪一种。

有时是柏拉图，有时是新柏拉图主义。受其影响的人物不胜枚举。如果你读约翰·弥尔顿的作品，很快就会发现，他的神学论述中充斥着新柏拉图主义的语言。

他的基督教信仰似乎带有新柏拉图主义色彩。所以，非常值得关注。那么，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它又是怎样的呢？你很快就能从中看到早期柏拉图主义的影子。

因为新柏拉图主义者也认为存在着一个等级体系，其中包含着流溢和神圣的三位一体。好的。等级体系的顶端，也就是“一”，我最好把它放在更高的位置。

就是那个。好的。层级顶端的那个。

在层级结构中，最底层是绞索。如果你愿意，可以称之为智慧。逻辑。

智慧之下，是世界灵魂。就这么明确地表达出来了。好的。

你看，这三个要素在柏拉图的《蒂迈欧篇》中就已经出现了。它们是如何演变成一个包含流溢的等级体系的呢？这要归功于中期柏拉图主义。正是中期柏拉图主义将流溢论引入了新柏拉图主义。

从世界灵魂，到有限的灵魂。灵魂降入肉体。就这样，一步步走向等级制度的底层。

这种向下的运动是流溢。但我们不能因此误以为向下的运动意味着神性逐渐流失。事实远非如此。

你看到的是一种平行运动，称为回溯（epistrophe）。回溯（epistrophe）是一个希腊词，意为转变、回归。

因此，流溢（emanation）是向外流出，回旋（epistrophe）是回溯。这种新柏拉图主义的语言至今在某些神秘主义的语言中仍然非常明显，例如永恒轮回的神话。

你看，这类说法属于新柏拉图主义。既然万物都源于“一”，最终又回归于“一”，这显然是一种一元论，也是一种泛神论，因为“一”即是神圣存在。

从追溯到伊利亚学派的历史角度来看，你还记得吗？巴门尼德，就是那个。赫拉克利特，然而一切都在变化。多元论者提出了许多、许多不同的观点。

在“一”的语境下，你如何解释变化和多元性，而不像伊利亚学派那样认为它们都是纯粹的幻觉？柏拉图也持同样的观点。他提出了变化的世界和永恒不变的理念的世界。

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然而，你能描述一下参与的意义吗？柏拉图做不到。明白了吗？联系是什么？答案是：流溢，回文。这就是柏拉图主义的形式，它从中世纪一直传承到近代。

新柏拉图主义，其流溢论源于新毕达哥拉斯学派传统，并经由中柏拉图主义发展而来。现在，我想先问一个问题。这种向外运动似乎表明，唯一者是动力因，它不断地将鸟儿推出巢穴。

明白了吗？然而与此同时，尾随句法也清楚地表明，唯一真神也是万物最终归宿的根本原因。换句话说，对于新柏拉图主义者而言，上帝是质料因，因为万物皆源于神性，皆出自神性本身。动力因。

形式因源于逻各斯。目的因。普罗提诺明确地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来支持这一观点。

好吗？如果“尾韵”（epistrophe）这个词有点模糊不清，你可以在柏拉图对上帝的爱中找到它的雏形。对善的爱。好吗？在亚里士多德对惊奇的强调中，星辰的灵魂因惊奇而动。

明白了吗？最终因果关系的概念。是的，所有这些都包含在永恒轮回之中。明白了吗？正是这种运动维持着平衡。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追溯普罗提诺关于“一”、努斯、世界灵魂、有限的灵魂和肉体、恶的问题等等的论述。你可以通过识别这里划分的界限来预想这将是什么样子。柏拉图的划分界限。

看到了吗？把它们叠加起来。因为在上半部分，你看到的是永恒的，是宇宙的。

这里指的是暂时的、特殊的、不断变化的事物。

如果你想提出认识论问题，那么你必须用柏拉图式的认识论框架来提出它们。先天知识怎么可能存在呢？嗯，因为有限的灵魂是世界灵魂的种子，它本身是全知全能的努斯（nous）的流溢。因此，存在着先天知识的可能性。

因此，辩证法的重要性就体现在这里。你把它公开化了。所以这是柏拉图主义的修订版。

好的，这三个位格是普罗提诺对它们的称呼。位格。你们当中有人对三位一体教义的神学表述足够熟悉，能够认出“位格”这个词吗？你看，因为在公元5世纪后期的迦克墩信条中，三位一体的表述也提到了三个位格。

单数位格。圣父、圣子和圣灵。称他们为三位一体是新柏拉图主义的说法。

三个实体存在于一个本质之中。什么是本质？存在。本质。

三个位格，一个本质。这是新柏拉图主义的语言。在拉丁语译本中，“位格”（Hypostasis）在翻译过程中被译为“人格”（persona）。

因此，就有了英国人。但拉丁人的角色更像是一种表演，一种演员用来表明自己身份的面具。你看。

但在翻译中，它变成了三位一体。信条的语言是位格（hypostasis）和本质（ousia）。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三位一体的表述在某种程度上运用了词汇和概念。

其词汇源于中期柏拉图主义，后又受到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您说过理念的地位是下位的……是的。那是指从世界灵魂中产生的吗？是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就是完美的统一体。亚里士多德强调的是完美的现实性。

普罗提诺强调绝对统一。受巴门尼德的影响。为什么是统一？因为统一与同一性是一回事。

只有拥有统一性，你才能拥有身份认同。你看，如果你是一个患有多重精神分裂症，拥有六种不同人格的人。

你看，如果你的内在存在某种意义上的“我”和“你”，那么你就无法拥有统一，绝对的统一。所以，普罗提诺强调“一”，他想表达的是，这才是最真实的存在，最完整的存在，是存在的完美，是美的完美，超越了我们所能描述的一切。

超越定义。那么，为什么说超越定义呢？因为定义某物意味着将其与别物区分开来。但如果“一”本身就是包罗万象的，那就不存在可以用来定义它的其他事物了。

你明白了吗？所以你必须把“一”理解为我们能够用来描述上帝的一切之外的存在。此外，我们所能想到的所有谓词，所有属性，都是我们从对有限事物的认知中汲取并应用于上帝的属性。它们是事物在上帝身上所具有的区分特征。

但上帝与万物并无区别。上帝是包罗万象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上帝超越一切谓词。

此外，上帝超越一切思想，包括祂自身的思想。因为如果上帝会思考事物，那么就会存在一些与上帝截然不同的事物，供上帝思考。

上帝就不是“一”。而且，如果上帝只思考他自己的想法，那么上帝既是思想的对象又是思想的主体。这样一来，上帝内部就会出现区别，他就不是绝对的“一”了。

明白了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上帝超越了我们的思想，也超越了我们的思考。那么，你怎么能问关于祂的问题呢？我不是在贬低你问问题，但是……怎么问呢？巴里，你刚才是不是想问什么？你是不是在挥手？不，不是巴里，是……对，克里斯。

是的，是的，这是在问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还是新柏拉图主义。

是的。说到……嗯，那我先谈谈三位一体，然后再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关于三位一体，ousia的用法指的是上帝的本质及其属性。

所以我们说三位一体的神都具有相同的属性。圣父、圣子和圣灵都是全知、全能、永恒等等。因此，本质指的是基本属性。

本质相同。但新柏拉图主义中的“ousia”（存在）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便引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因为你只能说，存在本身，作为存在本身的存在——记住，克里斯，亚里士多德的短语，“作为存在本身的存在”——是一个统一的概念，它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所以你无法将它与其他任何概念区分开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存在是无法定义的。

你看，它是即时可知的，即时可知是指你能认出存在，即使你无法描述它，无法定义它。所有存在共有的是什么？是“存在”！你看，再多说一点，就是把存在与存在区分开来。好吧，这答案没什么帮助，但这已经是我能想到的最接近新柏拉图主义的答案了。

事实上，你会发现普罗提诺在某些情况下会说，“一”超越存在。因为我们常常用“存在”这个词来区分不同的存在，或者区分存在与生成。

你明白吗？如果存在是包罗万象的，超越一切存在本身，那么他就不想做任何这样的事。而且，尽管我们赋予上帝某些属性，但他有时却说存在超越上帝，超越善恶，即便我们试图将事物彼此区分开来。因此，存在超越了一切心智上的区分。

你还记得阿那克西曼德吗？你还记得阿那克西曼德吗？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记得吗？在阿那克西曼德那里，存在的基本本质被称作“apiron”。“apiron”是什么意思？无限？不可定义？你明白了吗？这听起来似乎与“一”的概念有关。“apiron”。

不可定义的。因此，只能通过否定之路来了解。什么是否定之路？就是否定的方式。

是的，就是那种否定式的表达方式。你在说话时会使用否定词。上帝不是有限的。

它并非多个。它不是这个，不是那个，也不是另一个。它超越了我们所能言说的一切。

当然，你肯定会注意到，传统的基督教关于上帝的词汇中包含了大量否定式表达。不朽的，不可见的。不朽的，不可见的。

想让我唱歌吗？好吧，那我们就到此为止吧，一。等等，几点了？我们还有三四分钟。那智慧呢？理性，智力。

可理解的原则。你看，这可以说是从上帝那里流淌出来的思想。从唯一真神那里流淌出来的思想。

如今，在这种流溢、理性、思想中，你可以像神在思考一样说话。它思考着自己的思想，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不动的推动者。它思考着自己的思想。

因为形式存在于逻各斯的意念中，存在于努斯的意念中，存在于神圣智慧中。

这是神圣存在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正是在这里，我们才能将神圣存在描述为全然智慧，全然至善。

整体而言，美极了。因为这是理想的领域，是形式。

有别的。在上帝的意念中。在世界灵魂中，这是充满活力、赋予生命、赋予能量的力量，它渗透到有限的事物中，使它们有序，保存它们，并引导它们。

如果要更精确地说，神性存在中的动力因，自然界的动力因，就是世界灵魂。形式因是努斯（nous）。目的因和质料因本为一体。

因为世界之魂是这一过程中的动力源，这最接近于有效因。所以我认为，理解努斯和世界之魂的作用要容易得多。

需要你仔细思考一番的，是这类人的本质。